

說庫

第二十九冊

真臘風土紀
病琅瑯逸漫
聽雨瑯漫
剪勝野記
甲乙刺言
聞談鈔記

中書監丞為真
己為為師之
師與我同道
古師與我同

光

年

第三十九冊

真臘風土記

總敘

元 周達觀撰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字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字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為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浚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

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獍。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却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桃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於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十數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為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

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臂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窗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面。列放於窗之旁。其下為象形。閨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卧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與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為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

不敢倣府第制度也。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值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發猶兜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家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為之。否則亦納女為孀。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金轎扛二

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為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為廝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為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為之。裙却短。

三教

為儒者呼為班詰。為僧者呼為孛姑。為道者呼為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為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為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孛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為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鐃鈸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壘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鞋

艱娘子苦姑之狀而畧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人但知蠻俗人物粗醜而甚黑殊不知居於海島村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柵南柵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諸宮人皆次第立於兩廊窗下徙倚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與顚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為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

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屐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即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

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為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櫛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值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於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為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類於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於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隣各點於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為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後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

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恥。亦不以爲怪也。陣毬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值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許于樓下坐卧。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畧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與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

為般五為字監。六為字監梅。七為字監別。八為字監卑。九為字監般。十為答呼父為巴馳。叔伯亦呼為巴馳。呼母為米。姑姨嬸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為米。呼兄為邦。姊呼亦為邦。呼弟為補溫。呼舅為吃賴。姑夫亦呼為字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溫張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為備世。呼官人為巴丁。呼秀才為班詰。乃呼中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畧耳。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各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為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之而得。乃擊火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棉花織布為業者。布甚粗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麕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磋為小條子其名為梭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挿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為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是月也名為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於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炮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臘壓臘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

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却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闢豬闢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句。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為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為卜賽。呼雞之聲為樂呼。猪之聲為直盧。呼牛為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至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為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

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癰或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知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癩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為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死亡

人死無棺止以簾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梓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

往往皆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顙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為孝。耶國主仍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淹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糞。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每三兩家共掘地為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為之。凡登瀉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邇雜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茫茫。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羣。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臘粗色。有降真。豈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為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為下矣。黃臘出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為上。黑為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豈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